

蔡鴻生 著

學境

李義林題



中山大學出版社



蔡鴻生 著

學境

李義林題



中山大學出版社

· 廣州 ·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学境/蔡鸿生著. —广州: 中山大学出版社, 2007. 1
ISBN 978-7-306-02778-8

I. 学… II. 蔡… III. 治学方法 IV. G79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1927 号

责任编辑: 李海东

装帧设计: 方楚涓

责任校对: 何 凡

责任技编: 何雅涛

出版发行: 中山大学出版社

编辑部电话 (020) 84111996, 84113349

发行部电话 (020) 84111998, 84111160

地 址: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

邮 编: 510275

传 真: (020) 84036565

印 刷 者: 广州市新明光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规 格: 850mm × 1168mm 1/32 5 印张 125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0.00 元

印 数: 1-5000 册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序 引

学问是一个望不到边际的认识领域，有起点而无终点。即使是大师巨子，也不敢宣称自己什么时候到顶了。人们耳熟能详的“学海无涯”、“学无止境”一类话，作为古代学者的悟道之言，在信息时代似乎还保持着它的棒喝作用。但愿莘莘学子不会掉以轻心。

予生也晚，但与学问结缘却也颇久了。可惜悟性不高，一直未能深入学境的腹地，至今仍然是一个碌碌的“边民”，无任何“前沿”意识可言。像南宋诗人陆放翁那样的敏感：“树杪忽明知月上，竹梢微动觉风生”，我是自愧不如的。倒是清代画家郑板桥的对子：“多读古书开眼界，少管闲事养精神”，反而正中下怀。因此，长期安于在“自留地”上笔耕，不计较丰收还是歉收。辑入这本书里的零篇和随谈，只是写在学境边上的点滴体会，离真知灼见还很远，很远。

学术境界，说到底是一个精神境界的问题。“丹青难写是精神”，艺术如此，学术也是如此。早在20世纪初，梁启超就在《新史学》中批评过中国传统史学的毛病，说它有事实而无精神。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也揭露过种种有貌无神的文化现象。他在《判断力批判》中，对此作过一番秋风扫落叶式的演绎：

一首诗可以很可喜和优雅，但它没有精神。一

个故事很精确和整齐，但没有精神。一个庄严的演说是深刻又修饰，但没有精神。有一些谈笑并不缺乏趣味，但没有精神。甚至于我们可以说某一女人是俊俏，健谈，规矩，但没有精神。这是为什么？

康德把“精神”看成心灵的跃动、主观的情调和概念的伴奏，缺了这个，对象就没有生命了。

世间万物，往往貌可知而神不可测。所谓学术的精神，尤其容易似是而非，难怪清代学者章学诚要花大力气去“辨似”了。他说：

学术文章，有神妙之境焉。末学肤受泥迹以求之。其真知者，以谓中有神妙，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者也；不学无识者，窒于心而无所入，穷于辨而无所出，亦曰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也。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。

确实如此，“颦”之为态，西施有之，东施也有之，惟识者才免于混为一谈。所谓“可意会而不可言传”，模糊性中有确定性，其实就是一种“心法”。本书将精神生产的历史经验置于篇首，旨在从前人的手迹中感受难能可贵的心迹，借以提高学术自觉和识别能力。如果因此而招来“冬烘”之讥，那也不要紧，当低首谦退：“已知无法说，心向定中归。”

目 录

上编 智者之言

——精神生产的历史经验 1

辑录者言 3

一、名与实 4

二、脱俗 7

三、“独”的境界 9

四、少而精 11

五、多思 12

六、掺而化之 14

七、学力补天分 15

八、治学之路通向世界 17

中编 师门教泽 19

一、康乐园“二老” 21

二、金明馆教泽的遗响 33

三、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的学术风格 ... 40

四、一位朴学惇谨的长者 50

五、怀念金应熙先生	55
六、榕荫下的岁月	61

下编 共勉篇	69
--------------	----

一、为自己的学业进补	71
二、历史是奢侈品还是必需品	81
三、学风、学位和学问	89
四、研究生的定位与自律	99
五、“大师”小议	104
六、对话	108
七、答客问	112
八、基础课姓“基”	118
九、《圣婴断奶图》的启示：告别教科书	122
十、“书名学”刍议	129
十一、“日日是好日”别解	133
十二、我和唐代蕃胡研究	137

后 记	151
-----------	-----

上编

智者之言

——精神生产的历史经验

辑录者言

我是一名历史学徒，尚未成为历史学家；但已略知这种以回顾为特点的专业，离不开与历史的幽灵打交道。一旦致力于研究，就会觉察到，自己身边时刻都伴随着千百个逝者。我们不仅享有前人留下的思想资源，而且，有意无意之间也在运用着精神生产的历史经验。

精神生产是一项智慧工程。一般来说，心灵的外化通过三个层次，即古人所说的：“慧心”——“灵舌”——“妙手”。从心上到纸上的整个过程，表现为逐层减弱的趋势，即想比说好，说比写好。无言之言和拈花微笑之所以可贵，秘密也许就在这里。因此，文字表述必须狠下功夫，才有希望把思维所得的新意挤逼出来。那种下笔千言的即兴表演，从知性的本质来说，其实是走火入魔的。韩愈的话不失为千古名言：“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，惟陈言之务去，戛戛乎其难哉。”（《答李翊书》）

“静者心多妙”（杜甫）。浮躁是对心灵的践踏和背叛，更不要说浮夸了。还是做个有心人吧，做个素心人吧。花拳绣腿无论怎样耀眼，都不如真刀真枪实在。欲问学往何处求？往实处，往深处，往活处。任何短、平、快的登龙术，都与精神生产的历史经验不相干。

下面辑录的话，并非清词丽句，而是一组苦涩的劝学良言。这数十条语录，本来是用以自励，荡涤个人的矜气和昏气的。现在拿出来共勉，倘能对培育“读书种子”有微末之助，也算是“古为今用”了。

辛巳仲夏，蔡鸿生附言

一、名与实

名者，本实之宾也。若实行潜光，则高而不名；寡德适时，则名而不高。

（慧皎：《高僧传》卷十四）

名之与实，犹形之与影也。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，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。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，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。上士忘名，中士立名，下士窃名。忘名者体道合德，享鬼神之福祐，非所以求名也；立名者修身慎行，惧荣光之不显，非所以让名也；窃名者厚貌深奸，干浮华之虚称，非所以得名也。

（颜之推：《颜氏家训》）

盖人心不同如其面，故务实者，不能尽人而称善焉。好名之人，则务揣人情之所向，不必出于中之所谓诚然也。且好名者，必趋一时之风尚也。风尚循环，如春兰秋菊之互相变易，而不相袭也。人生其间，才质所优，不必适与之合也。好名者，则必屈从以徇之，故于心术多不可问也。

（章学诚：《臧名》）

每念人生不过阅历数十寒暑，其中无论枯荣迟疾，终必同归于尽。而所以耿耿不可磨灭者，精神而已。薄俗好名，争为无本之学，如彼草木荣华，纷纭莫定。然一旦落其实而取其材，必其精神所独结者也。

（章学诚：《侯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》）

用功深者，其收名也远；若皆与世沉浮，不自树立，虽不为当时所怪，亦必无后世之传也。

(韩愈：《答刘正夫书》)

或曰：今日上之人日言奖励学术，下之人日言研究学术，子曷言其不悦学也？曰：上之奖励者，以其名也，否则，以其可致用也，其为学术自己故而尊之者几何？下之研究之者，亦以其名也，否则，以其可得利禄也，否则，以其可致用也，其为学术自己故而研究之者，吾知其不及千分之一也。

(王国维：《教育小言》)

虽然大器晚年成，卓犖全凭弱冠争。多识前言畜其德，莫抛心力贸才名。

(龚自珍：《己亥杂诗》)

凡事物之能垂久远者，必不徒尚华美之光，而要有切实之体。今人作事动求好看，苟能好看，则人无不爱，而作者亦颇自喜，转转相因，其病遂至不可药。

(沈宗骥：《芥舟学画编》)

问：“如何是学人深深处？”师（石门慈山）云：“乌龟水底深藏六。”

(磻藏主：《古尊宿语录》)

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；许多名言，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。

(鲁迅：《名人和名言》)

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，交互映发，不但跨越国界，衔接时代，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。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，我们为方便起见，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。此外没有办法。所以，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，虽然主观上是得意的事，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。

(钱鍾书：《诗可以怨》)

与今人争名，命之曰躁，人其嫉之。与古人争名，命之曰妄，天其忌之。戒之哉！

(钱大昕：《名箴》)

二、脱 俗

外物不移方是学，俗人犹爱未为诗。

(陆游：《朝饥示子》)

惟好学则不妄，惟深思则不俗，去妄去俗，可以言道。

(钱大昕：《赠邵野南序》)

士之读书治学，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，真理因得以发扬。

(陈寅恪：《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》)

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，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，如海上逐臭之夫，莫名所以。曾无一刹那，风气或变，而逐臭者复如故。此等逐臭之习，有两大病：一、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，遇事无从深入，徒养成浮动性。二、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，则其余千途万辙一切废弃，无人过问。此二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。

(熊十力：《戒诸生》)

学术研究，最忌阑入感情，在昔家派之争，即由于感情用事，我国学术不振，实以此为阻碍之要因。

(岑仲勉：《贾岛诗注与贾岛年谱》)

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，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。

(钱鍾书：《致郑朝宗函》)

有陋儒之学，有通儒之学。何谓陋儒之学？守一先生之言，不能变通，其下焉者，则惟习词章、攻八比之是务，此陋儒之学也。何谓通儒之学？笃信好古，实事求是，汇通前圣微言大义，而涉其藩篱，此通儒之学也。

(阮元：《传经图记》)

学问乃千秋事，订讹规过，非以訾毁前人，实以嘉惠后学。但议论须平允，词气须谦和，一事之失，无妨全体之善，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。

(钱大昕：《答王西庄书》)

其言而涉于陋儒之学，非以訾毁前人，实以嘉惠后学。但议论须平允，词气须谦和，一事之失，无妨全体之善，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。

其言而涉于陋儒之学，非以訾毁前人，实以嘉惠后学。但议论须平允，词气须谦和，一事之失，无妨全体之善，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。

其言而涉于陋儒之学，非以訾毁前人，实以嘉惠后学。但议论须平允，词气须谦和，一事之失，无妨全体之善，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。

三、“独”的境界

大抵古今作者，卓然自命，必以其才智与古人相衡，不肯稍为依傍，寄人篱下，以窃其余唾。窃之而似，则优孟衣冠；窃之而不似，则画虎不成矣。

(叶燮：《原诗》)

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，必经过三种之境界：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”此第一境也。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此第二境也。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回头蓦见，那人正在，灯火阑珊处。”此第三境也。

(王国维：《人间词话》)

夫学至于千百年后，世变风移，一时趋向所不在是，而声施卓然，不可磨灭，则精神周而当日所谓发于意之诚然者，有至理也。精神周而发于意之诚然，必因性之所近而充其量之所极，举世誉之而不为劝，举世非之而不为阻。审己定分，一意孤行，以毕生之全力，曲折赴之，而后足以及此也。

(章学诚：《与钱宪之书》)

学术之所争，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。于是非真伪之别外，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，则以学术为一手段，而非以为一目的也。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，学术之发达，存于其独立而已。

(王国维：《论近年之学术界》)

所谓“学者的人格”者，为学问而学问，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；故其性耿介，其志专一。虽若不周于世用，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，必赖有此等人。

（梁启超：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）

释经不能自出其性灵，而守执一之说以自蔽。如人不能自立，投靠富贵有势力之家，以为之奴。乃扬扬得意，假主之气以凌人。受其凌者，或又附之，则奴之奴也。既为奴之奴，则主人之堂阶户牖，且未曾窥见，猥曰：吾述而不作也，吾好古敏求也。此类依附草木，最为可憎。

（焦循：《家训》）

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

（郑板桥：《竹石》）

古人未立法之先，不知古人法何法？古人既立法之后，便不容今人出古法！千百年来，遂使今之人不能出一头地也。师古人之迹，而不师古人之心，宜其不能出一头地也，冤哉！

（石涛：《大涤子题画诗跋》）